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

話說寶玉見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歡喜，便伸手來拿，笑道：「虧你揀著了！你是怎麼拾著的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幸而是這個。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，難道也就罷了不成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倒是丟了印平常；若丟了這個，我就該死了。」襲人倒了茶來與湘雲吃，一面笑道：「大姑娘，我前日聽你大喜呀。」湘雲紅了臉，扭過頭去吃茶，一聲也不答應。襲人笑道：「這會子又害臊了，你還記得那幾年，偕們在西邊暖閣上住著，晚上你和我說的話？那會子不害臊，這會子怎麼又臊了？」湘雲的臉越發紅了，勉強笑道：「你還說呢！那會子偕們那麼好，後來我們太太沒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麼就把你配給了他，我來了，你就不那麼待我了。」襲人也紅了臉，笑道：「罷叻。先頭裡姐姐長，姐姐短，哄著我替你梳頭，洗臉，做這個，弄那個；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。你既拿款，我敢親近嗎？」湘雲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冤哉！冤哉！我要這麼著，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，這麼大熱天，我來了，必定先瞧瞧你。你不信，問縷兒。我在家，時時刻刻，那一回不想念你幾句？」

襲人和寶玉聽了，都笑勸道：「說玩話兒，你又認真了，還是這麼性兒急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不說你的話咽人，倒說人性急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打開絹子，將戒指遞與襲人。襲人感謝不盡，因笑道：「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，我已經得了；今日你親自又送來，可見是沒忘了我：就為這個試出你來了。戒指兒能值多少？可見你的心真。」史湘雲道：「是誰給你的？」襲人道：「是寶姑娘給我的。」湘雲歎道：「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，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。我天天在家裡，想著這些姐姐們，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。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。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，就是沒了父母，也沒妨礙的！」說著，眼圈兒就紅了。寶玉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不用提起這個話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提這個便怎麼？我知道你的心病：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，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。可是為這個不是？」襲人在旁，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雲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發心直嘴快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，果然不錯。」史湘雲道：「好哥哥，你不必說話，叫我惡心。只會在我跟前說話，見了你林妹妹，又不知怎麼好了。」

襲人道：「且別說玩話，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。」史湘雲便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襲人道：「有一雙鞋，搥了墊心子，我這兩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做。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？」史湘雲道：「這又奇了。你家放著這些巧人不算，還有什麼針線上的，裁剪上的，怎麼叫我做起來？你的活計，叫人做，誰好意思不做呢？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又糊塗了。你難道不知道，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的人做的？」

史湘雲聽了，便知是寶玉的鞋，因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我就替你做做罷。只是一件：你的我纔做，別人的我可不能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又來了。我是個什麼兒，就敢煩你做鞋了？實告訴你，可不是我的。你別管是誰的，橫豎我領情就是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論理，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，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，你必定也知道。」襲人道：「我倒也不知道。」史湘雲冷笑道：「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著和人家比，賭氣又鉸了。我早就聽見了；你還瞞我？這會子又叫我做，我成了你們奴才了。」寶玉忙笑道：「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。」襲人也笑道：「他本不知是你做的，是我哄他的話，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，扎的絕出奇的好花兒，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。他就信了，拿出去給這個瞧，那個看的。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，鉸了兩段，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，我纔說了是你做的。他後悔的什麼似的！」史湘雲道：「這越發奇了。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。他既會剪，就叫他做！」襲人道：「他不可做。饒這麼著，老太太還怕他勞碌著了。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。誰還肯煩他做呢？舊年好一年的工夫，做了個香袋兒；今年半年，還沒見拿針線呢。」

正說著，有人來回說：「興隆街的大爺來了，老爺叫二爺出去會。」寶玉聽了，便知賈雨村來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襲人忙去穿衣服。寶玉一面登著靴子，一面抱怨道：「有老爺和他坐著就罷了，回回定要見我！」史湘雲一邊搖著扇子，笑道：「自然你能迎賓接客，老爺纔叫你出去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那裡是老爺？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。」湘雲笑道：「『主雅客來勤』，自然你有些驚動他的好處，他纔要會你。」寶玉道：「罷，罷！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，並不願和這些人來往！」湘雲笑道：「還是這個性兒，改不了。如今大了，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，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，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，也好將來應酬事務，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。讓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，攪的出些什麼來？」

寶玉聽了，大覺逆耳，便道：「姑娘請別的屋裡坐坐罷，我這裡仔細醃醃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！」襲人連忙解說道：「姑娘快別說他。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，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，咳了一聲，拿起腳來就走了。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，見他走了，登時羞的臉通紅，說不是，不說又不是。——幸而是寶姑娘，那要是林姑娘，不知又鬧的怎麼樣，哭的怎麼樣呢。提起這些話來，寶姑娘叫人敬重，——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。我倒過不去，只當他惱了，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。真真是有涵養，心地寬大的！誰知這一位，反倒和他生分了。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，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？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，我早和他生分了！」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：「這原是『混賬話』麼？」

原來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，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。因心下忖度著，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，多半才子佳人，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，或有鴛鴦，或有鳳凰，或玉環金佩，或鮫帕鸞條，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。今忽見寶玉也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隙，同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。因而悄悄走來，見機行事，以察二人之意。不想剛走進來，正聽見湘雲說經濟一事，寶玉又說：「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；要說這話，我也和他生分了！」

黛玉聽了這話，不覺又喜又驚，又悲又歎。所喜者：果然自己眼力不錯，素日認他是個知己，果然是個知己。所驚者：他在人前，一片私心，稱揚於我，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。所歎者，你既為我的知己，自然我亦可為你的知己，既你為我知己，又何必有「金玉」之論呢？既有「金玉」之論，也該你我有之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？所悲者，父母早逝，雖有銘心刻骨之言，無人為我主張。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，病已漸成，醫者更云：「氣弱血虧，恐致勞怯之症。」我雖為你的知己，但恐不能久待；你縱為我的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！——想到此間，不禁淚又下來。待要進去相見，自覺無味，便一面拭淚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

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，忽見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，似乎有拭淚之狀，便忙趕著上來，笑道：「妹妹，往那裡去？怎麼又哭了？又是誰得罪了你了？」黛玉回頭見是寶玉，便勉強笑道：「好好的，我何曾哭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淚珠兒沒乾，還撒謊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。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，說道：「你又要死了！又這麼動手動腳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說話忘了情，不覺的動了手，也就顧不得死活。」黛玉道：「死了倒不值什麼，只是丟下了什麼金，又是什麼麒麟，可怎麼好呢！」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，趕上來問道：「你還說這些話，到底是咒我，還是氣我呢？」黛玉見問，方想起前日的事來，遂自悔這話又說造次了，忙笑道：「你別著急，我原說錯了。這有什麼要緊？筋都疊暴起來，急的一臉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

寶玉瞅了半天，方說道：「你放心！」黛玉聽了，怔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我有什麼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你這個話。你倒說說，怎麼放心不放心？」寶玉歎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你果然不明白這話？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？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，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。」寶玉點頭歎道：「好妹妹！你別哄我。你真不明白這話，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，且連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負了。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，纔弄了一身的病了。但凡寬慰些，這病也不得一重似一日了！」

黛玉聽了這話，如轟雷掣電，細細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。竟有萬句言語，滿心要說，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出，只管怔怔的瞅著他。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，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，卻也怔怔的瞅著黛玉。兩個人怔了半天，黛玉只咳

了一聲，眼中淚直流下來，回身便走。寶玉忙上前拉住道：「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說一句話再走。」黛玉一面拭淚，一面將手推開，說道：「有什麼可說的？你的話，我都知道了。」口裡說著，卻頭也不回，竟去了。

寶玉望著只管發起歎來。原來方纔出來忙了，不曾帶得扇子，襲人怕他熱，忙拿了扇子趕來送給他。猛抬頭看見黛玉和他站著，一時，黛玉走了，他還站著不動，因而趕上來說道：「你也不帶了扇子去？虧了我看見，趕著送來。」

寶玉正出了神，見襲人和他說話，並未看出是誰，只管呆著臉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！我的這個心，從來也不敢說；今日膽大說出來，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！我為你，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訴人，只好捱著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。——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！」

襲人聽了，驚疑不止，又是怕，又是急，又是臊，連忙推他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你是怎麼著了？還不快去嗎？」寶玉一時醒過來，方知是襲人。雖然羞的滿面紫漲，卻仍是默默的，接了扇子，一句話也沒有，竟自走去。這裡襲人見他去後，想他方纔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，如此看來，倒怕將來難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驚可畏。卻是如何處治，方能免此醜禍？想到此間，也不覺呆呆的發起怔來。

誰知寶釵恰從那邊走來，笑道：「大毒日頭地下，出什麼神呢？」襲人見問，忙笑說道：「我纔見兩個雀兒打架，倒很有個頑意兒，就看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寶兄弟纔穿了衣服，忙忙的那裡去了？我要叫住問他呢。只是他慌慌張張的走過去，竟像沒理會我的，所以沒問。」襲人道：「老爺叫他出去的。」寶釵聽了，忙說道：「噯喲！這麼大熱的天，叫他做什麼？別是想起什麼來，生了氣，叫他出去教訓一場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不是這個。想必有客要會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個客也沒意思，這麼熱天，不在家裡涼快，跑什麼？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可說麼？」

寶釵因問：「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？」襲人笑道：「纔說了會子閒話兒，又瞧了會子我前日粘的鞋幫子，明日還求他做去呢。」寶釵聽見這話，便兩邊回頭，看無人來往，笑道：「你這麼個明白人，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？我近來看著雲姑娘的神情兒，風裡言，風裡語的，聽起來，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。他們家嫌費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，差不多兒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。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，他和我說話兒，見沒人在跟前，他就說家裡累的慌？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，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，嘴裡含含糊糊，待說不說的。看他的形景兒，自然從小兒沒了父母是苦的。我看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！」

襲人見說這話，將手一拍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怪道上月我求他打□根蝴蝶兒結子，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。還說：『這是粗打的，且在別處將就使罷；要勻淨的，等明日來住著，再好生打。』如今聽姑娘這話，想來我們求他，他不好推辭。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！——可是我也糊塗了！早知道是這麼著，我也不該求他。」寶釵道：「上次他告訴我說，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。要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兒，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。」襲人道：「偏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，憑著小的大的活計，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；我又弄不開這些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理他呢，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那裡哄的過他？他纔是認得出來呢！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就是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當真的？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！晚上我親自過來。」

一句話未了，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，說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！金釧兒姑娘好好兒的投井死了！」襲人聽得，唬了一跳，忙問：「那個金釧兒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？就是太太屋裡的。前日不知為什麼攆出去，在家裡哭天抹淚的，也都不理會他。誰知找不著他。纔有打水的人說，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，見一個屍首，趕著叫人打撈起來，誰知是他！他們還只管亂著要救，那裡中用了呢！」寶釵道：「這也奇了！」襲人聽說，點頭讚歎，想素日同氣之情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寶釵聽見這話，忙向王夫人處來。這裡襲人自回去了。

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裡，只見鴉雀無聞，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著垂淚。寶釵便不好提這事，只得一旁坐下。王夫人便問：「你打那裡來？」寶釵道：「打園裡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打園裡來，可曾見你寶兄弟？」寶釵道：「纔倒看見他了。穿著衣裳出去了，不知那裡去。」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你可知道一件奇事？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！」寶釵見說，道：「怎麼好好兒的投井？這也奇了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，我一時生氣，打了他兩下子，攆了下去。我只說氣他幾天，還叫他上來，誰知他這麼氣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豈不是我的罪過！」寶釵笑道：「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是這麼想。據我看來，他並不是賭氣投井，多半他下去住著，或是在井旁邊兒玩，失了腳掉下去的。他在上頭拘束慣了，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處去玩逛逛兒，豈有這樣大氣的理？縱然有這樣大氣，也不過是個糊塗人，也不為可惜。」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底我心裡不安！」

寶釵笑道：「姨娘也不勞關心。□分過不去，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，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剛纔我賞了五□兩銀子給他媽。原要還把你姐妹們的新衣裳給他兩件衽裏，誰知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裳，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，素日是個有心的；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，既說了給他作生日，這會子又給人去衽裏，豈不忌諱？因這麼著，我纔現叫裁縫趕著做一套給他。要是別的丫頭，賞他幾兩銀子，也就完了。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，素日在我跟前，比我的女孩兒差不多兒！」口裡說著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寶釵忙道：「姨娘這會子何用叫裁縫趕去？我前日倒做了兩套，拿來給他，豈不省事？況且他活的時候兒也穿過我的舊衣裳，身量也相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雖然這樣，難道你不忌諱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姨娘放心，我從來不計較這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去。

一時，寶釵取了衣服回來，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。王夫人正纔說他，因見寶釵來了，就掩住口不說了。寶釵見此景況，察言觀色，早知覺了七八分。於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。王夫人便將金釧兒的母親叫來拿了去了。

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